

姜就是老的辣

保罗·尼尔森对话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美」凯文·艾弗里 编

刘小敏 译

Kevin Avery

*Conversations With Clint:
Paul Nelson's Lost Interviews
With Clint Eastwood, 1979-198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姜就是老的辣: 保罗·尼尔森对话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 (美) 艾弗里 (Avery, K.) 编;
刘小敏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5.6

书名原文: Conversations with Clint: Paul Nelson's Lost interviews with Clint Eastwood, 1979–1983
ISBN 978-7-5100-9812-3

I . ①姜… II . ①艾… ②刘… III . ①伊斯特伍德, C. —访问记 IV . ① 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9389 号

Conversations with Clint: Paul Nelson's Lost interviews with Clint Eastwood, 1979–1983
Interviews © 1979–1983 by Rolling Stone LL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All other material © Kevin Avery, 2011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姜就是老的辣: 保罗·尼尔森对话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编 者: [美] 凯文·艾弗里 (Kevin Avery)

译 者: 刘小敏

责任编辑: 郭意飘 陈俞蓓

装帧设计: 刘敬利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155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登记: 图字 01-2013-3090

ISBN 978-7-5100-9812-3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献给黛比，
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



感谢温纳以及《滚石》杂志以访谈录的形式将保罗·尼尔森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私密对话公布于众，同时感谢马克·C. 尼尔森为保罗所做的一切。



目 录

- 001 序言：我们从未一起去影院看过一场电影 / 乔纳森·莱瑟姆
- 005 开场白——是与非…… / 凯文·艾弗里
- 013 编者的话
- 1 来电——1983.01
- 5 对话——1979.10—1983.10
- 317 闪回——1979.12
- 327 电影电视作品年表
- 335 后记
- 337 致谢

序言……………◎ 乔纳森·莱瑟姆

我们从未一起去 影院看过一场电影

我从未与保罗·尼尔森一同坐在电影院里看过一场电影。我们会一同观看他从晚间电视播报上录下来的节目，那是一个干净的手印字模的租赁录像带。他经常在碟片上保存两三部电影，其中的一些都是静态的、过时的、完整无缺的午夜广告片。后来我们还一同观看了镭射影碟，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取代那些录像带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对于保罗而言，我猜当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十九岁，我觉得他之所以会注意到我大概是因为他把我当作一个被治疗的对象。我非常喜欢戈达尔、特吕弗和黑泽明，这些导演都汲取了好莱坞经典影像时代的精华，但是我却没能从他们的电影中看出多少好莱坞经典影像时代的意味。父母的眼光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品味，我更倾向于观看那些外国电影和类似于《红心国王》以及《哈诺德与莫德》之类的反经典文化影片，《神枪小子》是我唯一看过的一部西部片。幸运的是，我不认为保罗发现了我身上所隐藏的那种巨大的自信感（或者说是一种回忆性的、盲目的，但有时也许会是正确的自信感），

但是他企图改变我的审美，就像修复他最喜爱的一张碟片一样，他希望我可以“从头开始”。我还记得我们曾经用长镜头的方式拍摄过霍华德·霍克斯的《红河》，在那组镜头中，保罗在不同的场景停机以此来为我讲述他所观察到的那些有特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镜头，或者仅仅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讲述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我们在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和《上海小姐》中运用了同样的拍摄手法。其他一些电影，比如《午后枪声》《归途路迢迢》等影片，我们只是去研究它们、分析它们。同时，我也深深感受到了保罗的潜力，他在只属于他的领域当中呕心沥血地付出着，他的所作所为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保罗所保存的那些电影中，还有很多部电影我都没有看过，比如《天堂之门》。但不论这中间经过了多长时间，即使直到最后一次当我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都是由保罗在向我介绍这些影片，这些介绍当中融入了保罗自己的观点以及他的个人情绪。那个时候，我和保罗一起看了很多部电影。

我和保罗从来都没有聊起过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我现在猜想，这大概是因为我在读了由凯文·艾弗里所主编的关于保罗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作为一名电影演员和导演的访谈录使我产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这真的是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已经先入为主了保罗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作品的一些评价，当然这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看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由于采访报道涉及个人的主客观性，我们希望从中可以寻找到一个“真正的世界”去报道，但最终却又未遂，所以我猜想这一切对于当时还和我在一起的保罗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采访中所涉及的一些事情，以及他是如何去猜想这一切的，这些都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更不可能让他去讲述鲍勃·迪伦这样的乐坛巨匠，我甚至从来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

这本书的出版堪称是一个奇迹。这本书写作得如此自然——以本书为例，这是对凯文·艾弗里评论写作技巧的一次检验，也是他自己对保罗所述内容理解程度的一次检验。截止到目前，图书市场上并没有与本书十分

类似的书籍，因为在我看来，其他书籍当中所出现的受访者可能并不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样对人们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作为对比，可以参考一下摇滚乐评人莱斯特·班斯，他也是保罗的一个朋友，他一直都在和娄·里德一较高低）。而在本书当中，你会感受到良好的对话氛围，真挚的友情，以及对于每一种身份都有不同认知的严谨态度。有些人只接受过一两次采访，实际上，说太多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与受访者走得太近也堪称是一个败笔。当保罗的记者生涯变成了一道他对抗孤独的屏障时，或许保罗仍旧还确信是他在主导着《滚石》杂志的封面人物报道，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受访者之间的邂逅使保罗愈发趋同于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我甚至怀疑保罗会习惯于这种采访时的紧迫状态，因为这对她而言是一种安全感。在他的采访当中，九成以上的电影人都会被他评价为疏忽大意或者是人浮于事。本书中同时也包括对一些时下热映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电影的一些评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罗知道他其实是在撰写一本书——一本关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以及电影的书（虽然我觉得从这本书当中你也会像从其他书中一样学到很多关于好莱坞电影方面的知识）。事实上，这本书就好像是一部正在大银幕上放映的电影，它是一部没有故事情节电影，是两个男人对于一件事情的探索和达成，就像《赤胆屠龙》里面的约翰·韦恩和迪恩·马丁，又或者是《碧血金沙》中沃尔特·休斯顿和提姆·霍尔特（我认为在这部影片当中，沃伦·泽方应该扮演由亨弗莱·鲍嘉最终所扮演的那个角色）。但是，如果保罗能够预想到他的采访最终会以书籍的形式出现，那么这个本书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严格来说，其实是保罗成就了现在的我，我十分享受去当一个影迷，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方面我已经超越了他和他的那些租赁电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盲点，但是昨天晚上我突然发现特纳经典电影频道正在播放《不法之徒迈·韦尔斯》这部电影，然后我将其录制到了我的数码录像机里了。可以想象，保罗会因此而被激怒，因为我用了他并不擅长的一种方法将经典的电影记录下来了，但是毫无疑问，这部电影的拍

摄风格将会是保罗最喜欢的那种。今天晚上我将会观看《不法之徒迈·韦尔斯》这部影片，感谢这本书，我想我会和天堂中的保罗一同欣赏这本书。

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

2011 年 4 月 19 日

开场白……………◎ 凯文·艾弗里

是与非……

“我想说的是，在这本书里面你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男人世界，你仿佛看到了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又或者是约翰·奇弗的短篇小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家。有时候我甚至会想，他在艺术领域所拥有的非同寻常的地位或许并不仅仅只是因为他在票房上取得的显著成功，也可能因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本人的地位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

当重量级文学家诺曼·梅勒于1983年在《巡逻》杂志上写下这段令人激动的文字时，毫无疑问这曾一度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和热议，成功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但是早在十一年前的《滚石》杂志上，评论家保罗·尼尔森就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重新观看影片《肮脏的哈里》时，他写道：“无论是作为一名演员还是一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都会成为下一个十年当中电影界的中坚力量。”荧幕评论家杰·考克斯，当时的他还是

《时代周刊》的一名评论员，同时他也是保罗的诸多好友之一，他回忆道，那是一个“前克林特崇拜”的时代，当时并没有很多人，尤其对于那些评论家而言——他们无法勇敢地站出来承认他们自己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影迷。当时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并未拥有大批的疯狂影迷。”作家约翰·莫思兰说：“当时的世界影坛并不像现在这样，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并没有真正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保罗是他们当中为数不多的自始至终都一直非常喜欢并且欣赏他的人。”

直到1979年，保罗最终说服了《滚石》杂志的主编，他才能够亲自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进行一次专访。保罗当时是《滚石》杂志“记录与观察”专栏的一名编辑，他和出版商嘉恩·维纳达成了一个特别的共识：除了常规的编辑职责外，保罗还可以时不时地撰写一些人物故事（有时候这些人物故事甚至最终成了一篇获奖文章）。对于这些演员而言，只要保罗认为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他就会去撰写关于他的人物故事。即使当他作为一名带有传奇色彩的乐评人之时——他在1960年与合伙人共同创办了致力于对严肃民乐思考的原创杂志《小沙评论》。但是在1966年，他开始逐渐疏远于当初与他一同支持鲍勃·迪伦的电子音乐和成人摇滚音乐的兄弟们。他开始徜徉在电影的海洋之中，电影犹如他的初恋情人一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他为《滚石》杂志撰写了很多部电影的回忆录。

作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好朋友，杰·考克斯和他的妻子维纳·布鲁姆帮助保罗引荐了这位明星。杰·考克斯说：“我们要主动出击，或者我们也可以让他来主导此次访谈。维纳·布鲁姆曾经与伊斯特伍德在两部影片当中有过合作，所以我们就给他打了电话。”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作为一名演员或者是一名导演的肯定，派拉蒙影业公司也十分喜爱这个创意，他们也想让保罗给公司即将上映的影片《逃出亚卡拉》撰写一篇影评文章。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出演了这部影片，他目前正在转型成为一名导演，他的老搭档唐·希格尔则担任了该片的导演。有时候，当保罗并非忙于访谈的剪辑之时，他甚至会亲自飞往拉斯维加斯，而只是

为了去找到一些所谓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迷”们。

但是这种宣传性质的东西并不是保罗真正想要去做的。他曾经说过：“这就像是你对一个自己并不太喜欢的摇滚乐手进行了一次专访一样。你的人生似乎正在倒退，从这次专访当中你也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停顿了片刻之后，他补充道：“是的，你得不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当采访的内容涉及影片的播出、氛围的营造等能够让被访者感到轻松愉悦的话题之时，保罗有时候会显得异常兴奋，他甚至从来都没有让自己休息一下。一旦访谈开始，一般至少会持续两到三天的时间。

不过直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作为演员出演或者亲自执导的下一部电影上映之时，在这之前，保罗大概不会再去撰写任何一篇影评文章了。

1979年10月，保罗乘坐飞机从喧嚣的曼哈顿街头飞到了爱达荷州荒凉的西部小镇博伊西。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此一举成名，他在地拍摄了影片《不屈不挠》。这部影片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继1970年之后出演的第一部电影，保罗也因此而深深地迷恋上了他。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及其创作团队下榻在红狮酒店，在回到酒店之后，保罗就撰写了一篇很有深度的影评文章。这篇影评并不仅仅只是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进行了介绍，同时还介绍了其他两位明星——伊斯特伍德的“私人助理”（私人的，也是专业的）桑德拉·洛克以及男演员山姆·伯顿斯。巧合的是，通过这篇影评，保罗迅速地让年轻一代的观众喜欢上了山姆·伯顿斯，与此同时他还刚刚拍摄了影片《现代启示录》，相比于他和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合作，他似乎在评价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方面更有发言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像学习亨弗莱·鲍嘉那样学习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保罗也会和弗里茨·曼尼一起坐下来聊天，他是伊斯特伍德的长期合作伙伴，他同时也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创作团队中一名很重要的成员。而《不屈不挠》的制片人——丹尼斯·哈金，同时也在为影片《不屈不挠》撰写影评。

当保罗再次回到纽约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很多访谈素材。克林特·伊

斯特伍德和一些其他明星已经侵蚀了他的大脑。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并不像保罗之前所采访过的那些电影明星，对于保罗而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十分健谈。即使是在此之前早已问过好几百遍的问题，他仍然会十分耐心地回答。同时，他对一些之前并没有讨论过的话题也能够侃侃而谈。作为一位知名演员和导演，他对于自己的影响力以及自己在当今影坛所处的地位也表达得十分准确。他讲述了自己早年渴望结束“合同演员”的经历，也讲述了在未来他希望可以成为一名优秀导演的愿望。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保罗飞往洛杉矶采访了作曲家沃伦·泽方（他也是《滚石》杂志此次的另外一个专访对象）。关于沃伦·泽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为保罗提供了一些访谈素材。1979年12月，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纽约补拍影片《不屈不挠》的镜头之时，他曾邀请保罗来到了他入住的宾馆。他们一同观看了足球比赛，并且喝了几瓶啤酒（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却喝了很多可口可乐）。在此期间，他也约见了杰·考克斯，他们又深入地聊了一些东西。

那么，作为一名记者，保罗还可以问一些什么问题呢？很显然，他很享受这次访谈，他十分喜爱他的受访对象。保罗曾经说过：“噢，上帝！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电影人。”当影片《不屈不挠》在1980年6月即将上映之时，此次访谈的部分内容在不经意间已经出现在了《滚石》杂志中，但保罗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地发表整篇文章。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杰·考克斯接到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打来的电话。当时的他已经决定出演影片《鬼马金刚独臂拳》，这部影片也是《永不低头》的续集电影（两部影片拍摄于同年，这对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早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一年之内拍摄过三部影片）。在保罗结束了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专访后的一年，《滚石》杂志的一些其他记者也曾试图对他进行采访。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接受了他们的专访，但与此同时他仍旧愿意与保罗一起聊聊电影。杰·考克斯说：“我当时就预感到，保罗似乎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杰·考克斯找到了保罗，他

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保罗向杰·考克斯说明了这件事。事实上，当时保罗正准备结束影评文章的写作工作——但如果他依然还有机会可以去采访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关于新片上映一事，那么毫无疑问他将会非常幸运。潜藏在保罗身体里的那团火焰再次燃烧了起来，当年十月，保罗再一次飞往洛杉矶，新一轮的专访在华纳兄弟的马尔帕索制版公司开始了。然而到了十二月份，当影片《鬼马金刚独臂拳》上映之时，也就是在影片《不屈不挠》上映了六个月之后——此时，保罗仍然没有撰写任何一篇访谈文章。

1980年年底到1983年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段时间足够完成一本书的撰写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保罗陷入了个人问题以及专业问题的挣脱之中，他正在挣扎中进行创作——他陷入了自己强迫性的精神状态之中，同时也沦陷于自己完美主义的泥沼当中。如同他的老朋友吉特·拉吉李斯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名作家，他真的是那种精细到极点的人。”就好像一本书中某一页上的印刷错误一样，他总是要把这些错误全部都解决完之后才能继续往下进行。在纯卡式磁带记录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保罗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一张新的纸上面让打字员重新输入。这就是一个作家最真实的本性，作家往往注重的不仅仅是他的写作内容，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整个的创作过程。有时候，他无法将自己喜欢的东西用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也会禁锢他的眼界和写作框架。

保罗于1982年从《滚石》杂志辞职，这个时间距离他的同伴成功采访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最终，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了，双方似乎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不是保罗第一次将自己的个人偏好束缚在写作上了，当然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几年前，几乎是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了他与肯尼斯·米勒的一次采访之中。当时的他以笔名罗斯·麦当娜撰写了一篇关于刘·亚契的私人观察式的评论文章。自始至终，他对撰写尼尔·杨的自传并未感到任何满足感。最近，保罗出版了一本关于洛·史都华的书，这本书在写作过